

于正原著
灯火阑珊·改编

唐宫
TANG PALACE
BEAUTY WORLD

美人心计

于正
出品

目录

第一卷.....	1
序.....	1
第一章 初入深宫.....	3
第二章 风雨雷电.....	15
第三章 人为刀俎.....	25
第四章 在水一方.....	39
第五章 雾里看花.....	55
第六章 另辟蹊径.....	63
第二卷.....	77
第一章 锦衣夜行.....	77
第二章 金风玉露.....	92
第三章 杀机四伏.....	108
第四章 鹬蚌相争.....	120
第五章 素手乾坤.....	131
第六章 欺人太甚.....	144
第三卷.....	155
第一章 风雨欲来.....	155
第二章 翻手为云.....	166
第三章 釜底抽薪.....	184
第四章 命悬一线.....	197
第五章 峰回路转.....	207
第六章 山中揭秘.....	221
第七章 穷途末路.....	236
第四卷.....	245
第一章 夜宴刀光.....	245
第二章 心悦君兮.....	257
第三章 破釜沉舟.....	270
第四章 扑朔迷离.....	283

第五章 水落石出	297
第六章 盛世宏图	308
第七章 咫尺天涯	316
第五卷	333
第一章 深宫遇鬼	333
第二章 抽丝剥茧	349
第三章 落日余晖	365
第四章 木兰之密	377
第五章 一舞倾城	393
第六章 香消玉殒	402
第六卷	416
第一章 借尸还魂	416
第二章 马场惊变	427
第三章 李代桃僵	441
第四章 贞观旧梦	452
第五章 雷霆一击	467
第六章 此心何寄	480
第七卷	493
第一章 无限江山	493
第二章 相煎太急	506
第三章 深山遇狐	517
第四章 祸起萧墙	532
第五章 多情薄情	543
第六章 蝶殇花落	554
第八卷	569
第一章 一叶障目	569
第二章 雾里看花	582
第三章 天若有情	593
第四章 景云探秘	606

第五章 黄雀在后	620
第六章 釜底抽薪	631
第九卷	643
第一章 祸水东移	643
第二章 南柯一梦	656
第三章 雷霆一击	668
第四章 十面埋伏	682
第五章 往事如梦	692
第六章 归去来兮	704
尾声 桃花依旧	714

第一卷

序

洁白的雪花自天际洒落，飘过红墙金瓦、雕梁画栋，飘落在庭前的白玉阶上。

他推开窗，狂风夹着雪粒飞扑进来，霎时占据了温暖如春的大殿。

殿中站立的少年不易察觉地瑟缩了一下，而窗前的长者却恍如未觉。迎着寒风，他闭上眼睛。

偌大的殿内悄然无声，只余炭火在寒风的摧折下噼啪作响。

一片幽静中，刚劲沧桑的声音忽然响起，“治儿，你相信鬼神吗？”

殿中的少年抬起头，讶异地望向他近在咫尺的父皇，随即又低下头，他不明白刚刚还在考校他功课的父皇为何忽然提起了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心念闪过，他微一欠身，恭敬而端正地回禀道：“太傅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父皇，儿臣不信。”

是的，他不信鬼神，不是因为什么子曰诗云，而是因为他明白，只有精神上的弱者，才会将希冀寄托于鬼神。只是一向是他心目中最强者的父亲，为何会忽然提起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白天的那场猎狐吗？

那狐狸灵性得很，据说很有可能已成了精怪。宫人议论纷纷，父皇看似毫不在意，难道心中也在忐忑不安着？一边想着，他抬头望向父皇的背影，自己有多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他了。记忆中，每次兄弟姊妹来面见父皇，挤在前面的总是太子哥哥、魏王哥哥、高阳妹妹……而他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个人，平庸而沉默，唯一值得称道的，也不过是他嫡出的身份。

此时看去，他忽然发现父皇是真的老了，这个在金戈铁马中建立起庞大帝国的君王，这个让凋敝民生重获繁荣的治世明君，也在日日的醇酒美色中，逐渐苍老了伟岸的身躯。

是不是太过刚硬的，越容易腐蚀憔悴呢？

迎着他的目光，长者忽然转过身来，“若你有一天真遇到了鬼神，该当如何？”

在那锐利的目光下，少年有些许慌乱，随即镇定下来，“这……应当敬而远之……”

长者有些失望，摇摇头，“这是书生之道，而非帝王之道。”

少年一怔，连忙躬身请教，“父皇，那么帝王之道，理应如何？”

长者微微一笑，一字一句道：“为帝者，不惧鬼神，不畏天命，任你人鬼妖魔，乱我心者，朕单凭掌中利剑，斩之！”

那杀气腾腾的二字一出，便如一股寒风冲入了狭小温暖的天地间。少年打了个哆嗦，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父皇，纵然身躯老迈，内里依然是一把利剑，任凭岁月腐蚀了剑鞘，内中依然气冲霄汉，光耀九州。

心念电转，他低下头，“父皇，儿臣知错了。”

是因为白天的那只小白狐吧，他在猎场中遇到，慌不择路地逃到了他的马蹄下，带着满身伤痕，鸣声凄切哀婉，他实在于心不忍，便替它包扎之后放生了。想不到这么细微的小插曲，也会传入父皇的耳中，明明当时并无外人。

李世民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他很聪明，甚至比 he 预料中更聪明，只是……他拉起他的手，这稚嫩白皙的手，能握得住桀骜朝臣的忠心，能扛得起万里江山的重担吗？

迎着少年明澈的目光，他终于问道：“治儿，若有一日，朕将这万里江山交给你，你可能担负得起？”

他猛地睁开眼睛，视线所及是一片黑暗，几乎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浮动在空气中的龙涎香气浓郁沉滞，压得他呼吸不畅。

半晌，视线扫过墙角的白玉更漏，他低低问道：“什么时辰了？”

“回禀皇上，已经寅时末了。”值夜的宫人低声道。

卯时了吗？一片黑暗中，他放缓了紊乱的呼吸。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父皇了，为何在今夜……

沉寂片刻，他又低声问道：“王皇后有说什么吗？”

帐外的宫人颤抖了一下，斟酌着用词，“回禀皇上，皇后并未再说什么，只是一直哭泣至半夜，之后便望着窗外发呆，连晚膳也未曾

用。”顿了顿，他不敢抬头，又继续道，“昭仪娘娘听说后专门叮嘱了司膳房，预备好皇后爱吃的菜肴点心，随时热着，以备传唤。”

帐内传来低低的笑声，“不愧是朕的爱妃，果然贤良慧美，无微不至。”

宫人卑微的身躯缩了缩，王皇后被关押在上阳宫已经三天了，这三天来，阖宫上下无不绷紧了弦过日子，尤其是他这种在御前当差的人，更是本能地感受到山雨欲来的压迫。就在昨天，原本在甘露殿中当差的宫人皆被处死，罪名便是看护小公主不力。其中还有几位经常说笑的熟人，如今却已阴阳两隔……想到这里，他愈发低伏下身子，只希望这狂猛的风暴不要摧折到他这种不起眼的蝼蚁。

只是那位武昭仪娘娘好生大度啊，竟然连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王皇后都这般悉心照料，严加责令宫人不许苛待，难怪阖宫上下都赞她明理知义。

正胡思乱想着，清远悠长的声响打破了暗夜的寂静，时辰到了。

如往常那般，帐内那人立刻起身。珠玉碰触的清脆声中，他挺拔的身姿缓缓步出，视线落在跪伏的身影上，“传唤侍从，朕，要上朝了。”

这大明宫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第一章 初入深宫

马车向前行驶着，喧嚣吵闹的声音逐渐不闻了，周围越发静谧。马车的颠簸不时将厚重的绣花帘布荡开，从那若隐若现的缝隙向外望去，一道细细的红线在视线里拉扯着，那是宫墙漫长的颜色。

贺兰心儿掀起车帘子一角，外面的天空很蓝，很高。几十辆轻便马车一溜儿向前平稳地行驶着。拐过一道弯，又转过一处角，清一色的蓝底绣银花布帘扬起落下，延绵无尽的红墙逐渐被甩在身后。

“喂，小心被人看见了，不是说不能随便往外看吗。”旁边的女孩子低声提醒道，嘴上说着，自己却也忍不住凑到了帘子边。

“这皇宫好大啊，简直比我们县太爷家的宅子还阔气。”另一个女孩子也凑上来，大眼睛里满是憧憬。

旁边响起一声嗤笑，“这里可是皇宫，什么县太爷，也敢拿来相比。”

大眼睛的女孩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摸了摸鼻子。

贺兰心儿将手中的车帘放下，笑道：“大明宫听说从先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兴建，直到今上登基才真正建成，前前后后可是花了几十年呢，只怕天下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宏伟华美的地方了。”

一个女孩子拍手道：“难怪以前在家里听说，皇宫是天下间最美的地方，神仙之所都比不过呢，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了。”

“是啊，以后我们就要在里面当差了，到时候里面的美景可以看个遍呢！”另一个女孩子兴奋地连连点头。

车里的女孩子纷纷说笑着。她们都是即将入宫的侍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甜美的幻想和希冀。

贺兰心儿望着她们，心中浮起一丝怜悯，天下间最美的地方吗？这些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早已告诉她，越是外表华美的东西，往往蕴含着致命的毒素，就如同眼前的宫殿，光鲜奢靡的外表下，却埋藏着凛冽冰冷的杀机。一个不慎，甚至连这个宫廷里最高贵的女人都会轻易栽倒，更勿论这些小小的侍女了。

“你怎么了？”一个声音传入耳中，贺兰心儿抬眼望去，是那个大眼睛的女孩，正凑过来担心地望着她，“你脸色有些不好看呢，是不是不舒服？”

“没事，只是车里颠簸气闷。”贺兰心儿笑了笑，掩去心事。

“呵，也是，挤了这么多人，不过马上就要到了吧，到时候就可以休息了。”大眼睛女孩蹭到她身边，笑道，“我叫离若，你呢？”

“我叫贺兰心儿。”

“你的名字真好听，你好像懂得很多呢，一定念过书吧？”离若好奇地问道。

“是念过几本。”

“真是厉害！我只认识少许几个字呢。唉，我弟弟今年也要念书，可惜家里太穷，交不起束脩，所以我才进来当侍女，听说宫里能赚到

不少钱呢，真希望能快快攒钱，弟弟的束脩，还有将来我的嫁妆……咳……”好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离若脸蛋儿涨得通红，咳嗽起来。她转头看向贺兰心儿，掩饰地问道：“心儿你又为什么进宫来呢？”

贺兰心儿淡淡笑道：“当然也是为了银子啊，家里穷啊……”

为了什么呢？飞蛾扑火般投入到这个危险的宫廷里，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由，放弃了职业，甚至，她还放弃了他……

嫁妆吗？也许她永远没有需要这种东西的一天了。

心中一阵疼痛，她强迫着自己不去多想，已经错过的东西，再去追忆只是增加无谓的苦痛，她按住胸口，异样柔软的触感传来，有了这件东西，她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是的，她必须成功！只有成功，才能救得了她，也只有成功，才能不辜负自己毅然放弃的一切。

咯吱一声，车身震动，停了下来，外面一声高呼：“已经到了，大家下车吧。”帘子被人掀开，明晃晃的光线一下子投射进来，刺得人眼花。

心儿定了定神，提起裙摆，一弓腰跳下了马车。脚底接触到坚实平整的地面，被马车一路颠簸摇晃的心似乎也宁静下来。

抬头看向四周，她们正身处一片极大的空地上，面前是两扇巍峨耸立的宫门，两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宫墙，越过关墙隐隐可见朱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发出粼粼金光，昭显着天家的富贵奢华。这里就是皇宫正南的丹凤门了。

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整齐地停在周围，原本肃穆庄严的宫门处立刻布满了活泼俏丽的身影。

“好高啊！好气派！”

“真是漂亮！以后我们就要住在这里面了！”

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想到日后要在这个梦幻般华美的宫殿中生活，众人眼中无不浮动着兴奋的光彩。

“别看了，赶紧排好队！林尚宫还等着呢。”一个身穿绿袍的内监大声催促道，维持秩序。

这次入宫的侍女人数众多，好在等候在此的内监们早就轻车熟路，很快组织起众人向宫门走去。

进了宫门，众人谨慎地跟随在引路内监的身后，唯恐行差踏错，闹了笑话。

行走片刻，向左拐角，便是一处长廊，树影婆娑，和风绵绵，众人心情稍微放松。这时，对面走来一队人，皆身穿玄色劲装，着甲佩剑，一看便知是宫中侍卫。

随着两队人逐渐接近，贺兰心儿视线随意扫过，霎时如一道天雷劈落，她脑中一片空白，怎么会是他！她眼花了吗？飞快地低下头，她思绪混乱如麻，却始终没有勇气抬起头，再看第二眼。一定是她眼花了，不可能！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这时，前面领队的内监已经熟稔地招呼道：“裴将军，玉将军，亲自领兵巡逻呢？真是辛苦了。”

裴将军！

贺兰心儿嘴角抽搐，真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起出了问题。可残酷的现实告诉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身体向里缩了缩，尽量湮没在人群中。

侍卫中当先一人不过二十岁左右，眉眼俊秀，身姿挺拔，一身裁剪合宜的黑袍上绣着银色暗花祥云纹，腰间束着暗紫织锦腰带，垂着白玉双鱼腰牌，一眼看去，整个人好似一柄锋锐的剑，闪动着慑人的寒芒。

而旁边一人眉目更是俊美之极，面若冠玉，丹颌朱唇，连对面这群绮年玉貌的少女都被生生比了下去。他腰间悬着长剑，挂着翠玉瑞兽珮，身姿纤瘦，顾盼神飞。听到内监的招呼，他微微颌首道：“分内之事，岂敢言劳。”

如此俊俏少年郎，哪个少女不倾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但偷偷瞟上一两眼还是可以的。只可惜两队人很快交错了过去。

“好俊美的将军啊！”

“听说那是神策军，新近调来负责驻守皇城呢。”

走在贺兰心儿前面的两个小宫女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好像一位将军姓裴，一位姓玉吧。”

“那个裴将军啊，在家里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儿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听到众人议论，后面一个小宫女犹豫着插嘴道。

“什么事情？”离若竖起了耳朵，这个叫李翠的小宫女家里是开酒楼的，好像听说过很多小道消息。

而旁边的贺兰心儿却忍不住要捂住耳朵了。

“听说，他前不久要成亲的时候，新娘子忽然不见了，还在花轿里留下了一封信。”

“什么？有这种事情？该不会是私奔了吧。”

“不会吧，那个裴将军那么俊，还是将军呢，天下间怎么会有那么傻的女人。”

“也说不定哦，若是那女人的情郎跟那个玉将军一样俊美，说不定……”

“哈哈，我看还是裴将军俊朗，那个玉将军简直比女子还漂亮了，跟在他身边，简直自惭形秽啊，怎么能受得了……”

神策军副将玉麒麟望着顶头上司神色恍然的样子，轻轻咳嗽了一声，安慰道：“少卿，不过是一群小丫头胡言乱语，你不必往心里去。”几个小宫女以为两队人已经错开很远，不可能听见她们谈话，殊不知两人都是内力精纯的高手，刚才的谈论早已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两人耳中。

裴少卿摇摇头，“我没有，事情早就过去，又何必挂怀。”

“才怪呢！就你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还敢说没有？”玉麒麟瞥了他一眼，忍不住道，“其实我早就想说了，你这些天一直都没精打采的，还在为那位姑娘烦心吧？”

裴少卿轻轻地摇头，“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假如她不想嫁给我，为什么要我娶她？假如她想嫁给我，又为什么只留下三个字就不告而别呢？”

玉麒麟猜测道：“会不会是故意耍你？”

裴少卿长长地叹了口气，“要是耍一个人也可以这么真诚的话，我还能相信谁呢？”

玉麒麟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啦，别去想那些烦心的事了。京城之中，名门淑女数不胜数，以老兄你的人才，何愁天涯无芳草啊，哈哈……比如长孙大人家的千金长孙娉婷，就是名动京城的才貌双全，还有……”

裴少卿无奈地摇了摇头，打断好友的话，“其实我……”话未说完，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声音传入耳中，“心儿，你怎么了？”

兴致勃勃地议论了片刻，离若忽然注意到身边的贺兰心儿一直沉默，转头一看，惊觉她脸色竟然异样苍白，连忙问道：“你怎么了？心儿，是不是不舒服？”

天啊！贺兰心儿真恨不得把自己缩进老鼠洞里去，又想跳起来一把捂住离若的大嘴巴。她清晰地感受到，随着离若话音落下，一道目光实实在在地落在自己背上。

是他！

他看到她了？

他认出她了？

“怎么了？”玉麒麟转头望向好友，话说到半道，怎么忽然停住了。

顺着他的视线，他望过去，却是那群逐渐走远了的小宫女。

拐过一道弯，总算摆脱了那道令人窒息的视线，心儿稍稍松了一口气，转头有气无力地对离若道：“我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你看你，满头大汗呢，脸色也不好，从刚才在车里就这样。”离若关切地追问道，“要不同前面的管事说一下，请大夫来看看吧。”

“还不都是被你害的！”心儿暗暗咬牙，面上却勉强笑了笑，“真的没事，我一到陌生的地方就有些心慌，加上刚才走了那么久。放心吧，休息一晚就好了。”

离若半信半疑，正要再问，这时队伍已经抵达了一处宽阔的大殿，她也只得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十二扇雕花宫门或掩或开，上方横匾“尚宫局”三个端正威严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行至此处，整个队伍自然而然地寂静了下来，仿佛有种看不见的威压从殿内传出，让这些噼噼啪啪的女孩子霎时安静下来。

在内监的引领下，一众女孩鱼贯走入大殿。心儿悄悄抬头，整个大殿开阔宽敞，陈设简单而不失雅致，正中的红木扶手椅上端坐着一个三十许的女子，身穿绣着绛紫缠枝花纹的深蓝色高腰裙，外罩银色轻纱外衫，梳着半翻髻，斜插两支金镶玉蜻蜓结条钗，凤目含威，肌肤胜雪。

大殿两边陈设了两排整齐的梨木椅子，只有右边首席坐了一名年约二十七八的女子，眉目庄重，嘴唇紧抿，穿着一件暗青色宫裙，边角绣着几朵梅花，一头乌黑的秀发梳成纹丝不乱的高髻，只在髻侧戴了两朵绢花，除此之外，别无首饰。椅子后面还站着七八名女子，想来都是品级更低的女官，在这个大殿里并无入座的资格。

领队的内监上前禀报道：“林尚宫，杨掌司，这就是今次入宫的侍女。”说罢转头对身后的众人道：“还不快来拜见尚宫大人。”

尚宫已经是正五品的女官了，更是内廷女官三省六部之首。众人连忙按照入宫之前学过的礼仪，齐齐下拜道：“奴婢拜见尚宫大人。”

坐在大殿正中的尚宫林雪仪手中托着一盏茶，不紧不慢地撇着茶沫子，保养得宜的手指犹如春葱一般雪白细腻。

她抿了一口茶水，手略抬高，旁边的小宫女连忙上前接过茶盏。她这才抬眼望向眼前众人，沉声道：“免礼，都起来吧。”

众人起身，排成几排垂手而立，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殿内一片寂静。

“你们都是由各地挑选入宫的，相信资质都不错，多余的话本宫也不说了，只提点你们一句，在宫里当差可不比外头，除了小心谨慎把事做好以外，还要把眼睛蒙上，耳朵堵上，嘴巴缝上，主子喜欢做的事，就要做在主子前面，主子不喜欢做的事，就要懂得避讳，千万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到时候可不仅仅是你们

个人身家性命的问题，连你们的父母家人、州县官府都要受到牵连。听明白了吗？”林尚宫站起身来，一边环顾着这批宫女的容姿身形，一边缓缓说道。

众人连忙低头应道：“是。”

行至心儿面前，她脚步一顿，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又继续道：“咱们后宫也跟朝廷一样的，实行三省六部制，尚宫、尚仪、司药、司寝各安其职，你们刚进宫，首先就要学会宫里的规矩，然后由杨掌司按照你们的特长，将你们分配到各个宫去，机灵、上进的，自然有好的去处，没脑子、偷懒的，也会有对付你们的地方。总之一句话——各安天命。要紧时，谁若出了半点儿岔子，可别说本座没提醒过你们。”

一番训诫下来，一众小宫女无不诚惶诚恐。林尚宫眼见天色已晚，众人面上都带着疲惫，便吩咐道：“杨掌司，日后这些小丫头就要劳烦你了，先带她们进去安顿吧，明日起再开始训练。”

右侧首席的那个女子立刻站起身来，躬身领命，又转向众人道：“今日天色已晚，接下来先安排住宿，都跟我来吧。”

这司仪房掌司杨女史一看面相便是极严厉的那种人，众人自然不敢怠慢，连忙跟在她身后向外走去。

离若咽了口唾沫，小声对心儿说道：“终于能够休息了。心儿，你身体还能撑得住吧。”

“我还好。”心儿微微点头。

两人都压低了声音，不料还是逃不过前面杨女史的耳朵，立刻转过头来狠狠瞪了两人一眼。

离若正迎上她的目光，吓了一跳，脚步踉跄，不巧正踩在了贺兰心儿的裙角上。心儿不防备之下，一个趔趄撞到了门框上。小宫女们顿时起了小小的混乱。

离若连忙扶起心儿，却为时已晚，杨女史皱着眉头，走到两人身边，“你们两人在闹什么？”

“都是奴婢的错。”贺兰心儿连忙低头认罪，“一路行来，奴婢身体有些不好，刚刚一恍惚，竟然撞到了门框上，打扰了大家，奴婢罪该万死。”

旁边离若还想说什么，心儿拉住她的手捏了捏，只得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杨女史本有心发作一番，趁机打压一下这批新人，但心儿认错态度诚恳，反倒让她无从下手了，只好瞪了她一眼，呵斥道：“还不快跟上，磨蹭到什么时候！”

“是。”心儿和离若连忙起身跟上队伍。心儿脚步一动，却有一物从裙角显露出来。

“这是什么？”杨女史眼尖，立刻发现了。

心儿低头一看，顿时暗暗叫苦，想要弯腰拾捡，却不料杨女史动作更快，上前一把将东西抓在了手里。

展开一看，竟是一幅绣品，只用单一的黑色丝线绣成的一尊栩栩如生的观音像，线条圆润，宝相庄严，乌黑的丝线在夕阳余晖下闪动着润泽的光芒，一看便知不是凡品。

“杨掌司，这是我母亲的遗物，让我带在身上以求菩萨庇佑。”贺兰心儿连忙凑近低声道，语气低婉哀求。

杨女史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冷看了她一眼，“你知不知道宫中不准携带外面的东西入内？违者重罚。”宫女入宫之前，都经过严格的搜身盘查，此时包括她们身上穿的衣服，戴的首饰，都是内廷统一下发的。

心儿立刻跪了下来，“心儿知罪，只求大人网开一面。”

“哼，刚入宫便违背宫规，还敢奢望本宫网开一面，以后其他人犯了错，是不是同样要让本宫网开一面呢？”杨女史冷冷说道，“来人，将这幅绣像拿去烧了！”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拿走它，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心儿大惊，急忙上前拉住她的裙角，苦苦哀求。

众宫女面上都有不忍之色，尤其离若更是愤愤不平，却不敢上前求情。

这时，站在后面的林尚宫走上前，目光落在绣像上，神色微微一动。

“这幅绣像……是墨绣吧？”接过绣像，仔细看了片刻，她转头问道。

心儿一惊，好敏锐的眼光啊，低头道：“正是墨绣。”

“世间擅长此道的可不多啊。这幅绣像针法细腻，线条多变，更是难得的上品。”林尚宫叹息一声，对杨女史道，“算了，让她留下吧。”

杨女史神情犹豫，“这……只怕不合宫规。”

林尚宫淡笑着看了她一眼，“当年你新进宫的时候，若非本座网开一面，你会有今天吗？不过是一幅绣像，能怎么样呢？更何况……”她环顾周围宫女，缓缓道，“人伦亲情乃礼义正道，当今圣上更是以孝道治国，慈母拳拳爱护之心，我等理当成全。”

杨女史神色微变，低头掩去眸中的怨气，“是。”

林尚宫将绣像递还给心儿。心儿连忙跪下，“多谢尚宫大人。”又转身道，“多谢掌司大人。”

一场小插曲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众人继续前行安置住宿。

抵达宫女院落，正是日暮时分，杨女史对照名册，挨个点出名字，“玉兰，桃花，你们俩住那边第一间；春桃，李翠，你们俩住南边第二间；贺兰心儿，离若，你们住南边第三间……”

心儿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是那边一排房子中最靠右的，后面便是院墙。她眨了眨眼睛，不错，有利于夜晚行动。

分派完房间又去领了被褥衣物和一应生活用品，又去饭堂用了晚膳，这才有机会回房内收拾房间。

一直忙碌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消停下来，离若一屁股坐在铺好的床铺上，“好舒服啊，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一边望着还在继续忙碌的心儿，“心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心儿正拿出那幅观音像，珍而重之地将它挂到了床头上。

离若好奇地观察了片刻，忍不住叹道：“这幅绣像真精致，心儿，你娘亲的手艺真厉害，还有这上面的丝线，好亮啊，简直像是金线一般，肯定很贵吧？”

心儿扑哧一笑，“傻瓜，你没听说过墨绣吗？”

“墨绣？那是什么？”离若好奇地问道。

“墨绣就是发绣，也就是用这个来刺绣的技艺。”一边说着，心儿拈起自己一撮乌黑的秀发。

离若愣了片刻，终于反应过来，难以置信地问道：“你是说，用……头发？”

“没错。”心儿笑着点头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绣成佛像贡献于佛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昭示出自己一片赤诚礼佛之心的呢？”

“好神奇的技术啊。”离若跳下床，凑近了观察那幅绣像，啧啧称奇。看到心儿不反对，又小心翼翼地抬手摸了摸。

“也难怪你不知道，这是近些年才从南边兴起的绣法，擅长这门技艺的不多。我娘年轻时家中曾经聘请过一位出身南方的绣娘，恰好擅长此道，便修习了少许。”心儿笑道，视线扫过门前，神色一变，连忙躬身行礼，“参见掌司大人。”

离若这才惊觉，也慌忙跟着行礼。

站在门前的正是杨女史，为方便夜晚巡查，此时她已换了一身宽松的月白色长裙，只在额上点着一缕翠花钿，轻便清爽，“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一边问着，她抬脚跨入房内，四面环顾。

“已经收拾完毕，请掌司查阅。”心儿和离若恭谨地回禀道。

略看了看四面的摆设布置，杨女史微微颌首，一路行来看过众宫女房间，这间房算是收拾得极合她心意的了。她是个极严整的人，坚信每一样东西，都应该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除了……她视线扫过心儿床前的观音绣像，唇角抿成一个类似讽刺的弧度，却并未说什么，只吩咐道：“收拾好了就早些休息吧，宫闱重地，夜间严禁私自走动，明日闻铃即起，开始宫规训练。”